

第八回 設朝儀奸臣大拜 守節義俠女拒媒

且說福王自流賊攻陷河南，其父殉國之後，即逃避江浦，已經數載。不料北京失守；大行皇帝升遐。南京奸臣欲要擁戴之功，不論賢愚，共立福王為監國之主。於甲申年五月初一日謁陵已畢，賀御偏殿，有一班文武官員如史可法、馬士英、黃得功、劉澤清等齊拜丹墀，尚書高宏圖等奏白：「臣等恭請陛下早正大位，改元聽政，以慰臣民之望！」福王聞奏，乃曰：「寡人外藩衰宗，才德涼薄，俯順臣民之請，來守高帝之宮，君父含冤大仇未報，有何顏面忝居正位？今暫以藩主監國，仍稱崇禎十七年，一切政務照常辦理，諸卿勿得諄諄，重寡人之罪！」眾臣聞言，齊聲呼曰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真仁君聖主之言，臣等敢不遵旨。但大仇不易速報，大位不可久失，將相不宜緩設，謹具題本，伏候裁決！」內使傳上題本，福王覽畢說：「覽卿等題本，汲汲以報仇復國為請，俱見忠悃。至於設立將相，寡人自有主意，眾卿且退午門候旨。」眾官俯伏退出。

不一時，內監捧旨宣讀：「鳳陽督撫馬士英倡議迎立，功居第一，即升補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，入閣辦事；吏部尚書高宏圖、禮部尚書姜日廣、兵部尚書史可法亦皆升補大學士，各兼本衙；高宏圖、姜日廣入衙辦事，史可法著督師江北。其餘部院大小官員，現任者多加三級，缺者將迎駕人員論功選補。再四鎮武臣靖南侯黃得功、興平伯高傑、東平伯劉澤清、廣昌伯劉良佐俱進侯爵，各回汛地謝恩。」

眾人謝恩已畢，史可法遂向黃得功等說：「老夫職居本兵，每以不能克復中原為恥，聖上命俺督師江北，努力報效。今與列侯約定，於五月初十日齊集揚州，共商復仇之事，各須努力，勿得遲延，老夫今日走馬到任去也。」馬士英見史可法已去，眾官俱散，乃笑說：「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，好快活人也！」將欲出門，又見阮大鍼探頭探腦在那裏暗瞧，遂問說：「那不是圓老麼，你從哪裏來？」阮上前深深一恭，道：「恭喜老公祖，果然大拜了！今欲何往？目下立國之初，諸事未定，不要叫高、姜二位奪了大權，何不入閣辦事去？」士英說：「圓老說的極是！」大鍼又附耳說：「老師相迎立有功，獲此大位；晚生賁表亦有微勞，如何不見提起？」士英說：「你不聽見宣旨，各部缺員許將迎立之人敘補麼？」大鍼喜曰：「好，好！還求老師相提拔！」士英說：「你的事何用多囑？學生初入內閣，未諳機務，你來幫一幫，也好各宜小心。」大鍼即替士英抱笏，進內閣去了。有七言絕句一首，詩曰：

殿閣東偏曉霧黃，新參知政氣昂昂。

過江同是從龍彥，也步金階抱笏囊。

且說福王嗣位之後，推將迎立官員不論賢愚，一概補用。是以楊文驄補了禮部主事，阮大鍼仍以光祿起用，至於越其傑、田仰等亦皆補官。此數人者皆係馬士英同黨，故一一得補官職。適因漕撫缺人，該推升田仰。不料田仰知已將升漕撫，遂有娶妾之意，但意中無人，莫可如何。誰知阮大鍼潛窺田仰之意，遂向田仰說：「田年兄今升漕撫，官列極品，不知有幾位貴寵？」田仰答道：「兄還不知麼？弟家中祇有拙荊一人，並無嬖妾。昨卻有心要覓一人，但無中意者，是以遲遲。」阮大鍼說：「弟聞青樓中有一妓女，名為香君，生得千嬌萬媚，真正絕代佳人。龍友楊兄與他交厚，何不托他一言，成全此事？」田仰聞言，欣然起謝說：「多蒙指教！明日我即央龍友兄代為求之。」遂別了大鍼，回家兌上白銀三百兩，送到楊龍友處以作聘金，求他代聘香君為妾。

這龍友一時錯了生意，要奉承那新漕撫，遂著長班喚清客丁繼之、女客卞玉京，托他二人為媒。

不料，丁繼之等因弘光要將阮大鍼所獻《燕子箋》抄登總綱，選他們入內教演，特來央懇楊龍友講情免選。適長班要去請，哪知他們卻在門前。長班見了一問了姓名，說：「老爺正著我喚你們，來的恰好，你們候著，待我稟報。」遂即稟了龍友，龍友喜曰：「來的湊巧，著他們進來！」俱隨長班進入，見了楊老爺俱各跪拜，將求情的話說了一遍，龍友說：「這也不難，明日開列名字，送到阮圓海那邊，叫他免選罷了。」諸人聽見此言，俱各叩頭拜謝，龍友說：「你們起來，你們的事我已應承。我有一事，還求諸位攢助，事成自當重謝！」丁繼之等問說：「不知老爺有何事用俺們？」龍友遂將田仰央他為媒，要娶香君為妾的話說了一遍。丁繼之等聞要娶香君的話，大家俱皺著眉頭說：「香君自侯生別離之後，屏跡不下妝樓，這事祇怕難成。且老爺與他母親是厚交，何不親去說明，或者不好拒絕。」龍友說：「我曾替朝宗作伐，梳櫳香君今日又教他嫁人，怎好覲面去講？還煩眾位力為，待得事成，自當重謝！」

丁繼之等不敢再言，遂辭了龍友，來李貞麗院裏來。走到裏面，祇見：

寂寂空樓，絕不聞箏聲笛韻，纏纏嬌容，何曾去迎客送賓？

二人大聲呼曰：「貞麗在家麼？」香君聽見有人叫他母親，望樓下一看，說：「卞姨娘同丁大爺來了，請上樓來坐！母親不在家，二位光降，有何事情？」卞玉京說：「我們並無事情，一來為你清冷，特來伴你；二來有一喜事，報你知道。」香君說：「夫君遠離，有何喜事？」丁繼之遂將龍友托他們說媒，教他改嫁田仰的話說了一遍。香君聞丁繼之言語，滿眼垂淚，說：「丁大爺說哪裏話？俺已嫁侯郎，祇知終身依著侯生。即今遠去，這定情詩扇，便抵過萬兩雪花！且奴福薄，不願為朱門侍妾。請大爺、姨娘回絕他，不要認錯題目。」話未說完，鄭妥娘、寇白門二人走上樓來說：「香君，這是楊老爺好意，憐你清苦，特尋一富貴之家著你去受用。」香君說：「我不圖富貴，嫁人的話休向我講！我祇知侯郎是我終身之依。任他富貴充盈，放不在我香君眼裏，請早回他，休得在奴面前說那些沒臉恥事，污我香君之耳！」說完，竟抽身走進臥房。拋下這些人也覺無趣，遂各下樓而去。正是：

一點芳心拴的定，朝朝樓上望夫君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